

丁 钢 主编

CSSCI来源集刊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

China's Education: Research & Review

C h i n a ' s
E d u c a t i o n :
R e s e a r c h &
R e v i e w

 教育科学出版社

第 21 辑

国际性中国教育研究集刊

丁 钢 主编

CSSCI来源集刊

中国教育： 研究与评论

China's Education:
Research & Review

国际性中国教育研究集刊 第21辑

教育科学出版社
北京

出版人 李 东
责任编辑 薛 莉
版式设计 孙欢欢
责任校对 张保珍
责任印制 叶小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 第 21 辑 / 丁钢主编. —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 3
ISBN 978-7-5191-1374-2

I. ①中… II. ①丁… III. ①教育—中国—文集
IV. ①G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2794 号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 (第 21 辑)
ZHONGGUO JIAOYU: YANJIU YU PINGLUN (DI 21 JI)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64981280
传 真	010-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奥都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 毫米×247 毫米 16 开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2.5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67 千	定 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者之语



我国教育学自20世纪80年代拉开重建序幕起，便十分强调发展跨学科的教育研究。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文化研究等分支学科的推出，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得益于跨学科的研究视野，这些分支学科在90年代均形成了颇为热闹的理论争鸣与学术生产格局。进入21世纪以来，跨学科的教育研究又出现一些新态势，其中之一便是人文社会学界一改过去对教育的轻视，开始主动发展教育研究。李泽厚等人更预言“21世纪将是教育学的世纪”，以动员人文社会学界投身教育研究。

人文社会学界显著的“教育转向”及其众多教育研究实验作品的推出，可以为跨学科的教育研究注入更多学术动力，也使得教育学者更不可能仅在“专业化”的教育学视野里开展教育研究，而必须认真考虑如何从学术上优化教育学各分支学科既有的跨学科教育研究，并吸收与整合人文社会学界的教育研究，进而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育学跨学科研究提升至更高的水平。为此，教育学者至少得分出一部分精力来留意人文社会学界的教育研究，然后积极发展真正跨学科的学术对话与合作机制，以将更多的跨学科教育研究努力引入教育学的跨学科研究实验中。

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学者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学科身份认同问题，即教育学者是姓“教”，还是姓别的什么。在这一问题上，有的教育学者会感到紧张乃至痛苦，仿佛跨学科久了是在“背叛”教育学。有的教育学者则乐于改变原有的学科身份认同。例如，美国教育学界便曾出现教育社会学者“集体转投社会

学”的学科重建事件，研究教育史的教育学者在各种学术论坛上则喜欢被人称作“historian”（历史学家）。诸如此类的现象都属于跨学科研究引发的学科身份认同问题。

这类问题确实难以回避，但为之过于纠结也大可不必。从诸多被广为认可的经典跨学科教育研究来看，分科学术体制下的学科身份认同问题其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乃是是否具有真挚的教育关怀。以霍加特（R. Hoggart）为例，他便不在意自己是文学家、教育学家，还是大众文化学者、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他特意创立“文化研究”，将大众文化研究、历史学、社会学整合到教育研究之中，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某一学科领域里的名家，而是为了揭示自己儿时以来一直关心的教育问题，即20世纪初“大众文化”的兴起会对工人阶级子弟的学业成绩与社会上升造成何种影响。霍加特的经验清楚地表明，跨学科教育研究最关键的基础不是学科属性，而是值得为之探索一生的教育问题与教育关怀。

目 录

学术研究与交流

课桌的秘密——教室空间中的课桌形制及其教育意义	(1)
----------------------------------	-------

王 硕 熊和平

研究报告与评论

教师专业性的新诠释——基于教师社会形象认同的实证研究	(49)
-------------------------------------	--------

丁 钢 王独慎

- “文字”：下乡、上移与留乡——一个中国西部农业县乡村
学校布局调整的百年变迁 (93)
李 涛

专题研究与讨论

- “好人家的鸦片”：青年、家庭与近代知识转型 (123)
沈章明
- “子不承父业”的非预期后果——高学业成就农家子弟成长
叙事研究 (149)
程 猛

CONTENTS

ACADEMIC RESEARCH & EXCHANGE

- The Secret of the Desk: The Desk Arrangement in the Classroom Space
and Its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1)
WANG Shuo , XIONG Heping

PROJECT-BASED RESEARCH & REVIEW

- New Interpreta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An Empirical Study
on Teachers' Social Image Identification (49)
DING Gang , WANG Dushen

“Literacy” : Top-down Universalization, Bottom-up Promotion and
Retaining in Village: A Case of School System Adjustment and
Its Historical Change in a Rural County in China (93)
LI Tao

TOPICS OF CURRENT RESEARCH

“Opium in Gentry Class” : Young People, Family and Modern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123)
SHEN Zhangming

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Son Does Not Follow in
His Father’s Footsteps” : A Narrative Study on the Growth of
Rural Kids in High Academic Achievement (149)
CHENG Meng

课桌的秘密

——教室空间中的课桌形制及其教育意义

The Secret of the Desk: The Desk Arrangement in the Classroom Space and Its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王 硕 熊和平^① (Wang Shuo Xiong Heping)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内容提要：以课桌形制中的空间和权力为切入点来探究教室的空间结构，揭示课桌暗含的权力机制。教室的空间性特征是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结果，其中物件的摆放及其教育学意义正是教室具有空间性的表现。教室空间的权力逻辑主要表现在讲台的本体论地位、课桌与讲台的关系、课桌的行政属性三个方面，课桌的规范是教学秩序的象征。课桌决定了身体的活动方式，决定了手、脚等身体部位的活动方式和范围。课桌的功能由辅助身体学习异化为强制身体去学习。一直以来，课桌与身体此消彼长的关系正是课程改革的镜像。身体的解放是课程改革的方向和宗旨，注重学生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体验是课程改革的趋势。小组合作教学中课桌的空间重组、商议性知识的教学实践为课程改革提供了新视角。其实，空间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学生在空间中感知、体验与生活。教室空间不应是冷冰冰的场所，而是有温度的现象学意义上的空间，是教师与学生共有的精神家园。课桌是教

^① 本文通信作者为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熊和平教授。

室里的重要物件，是学生在学校学习的必备工具。不同形制的课桌对身体的束缚程度不同，不同的教学组织形式也要求课桌摆放有所不同。课桌的矩形形制和秧田式整齐划一的排列都在向学生传递着一种教学秩序，以规范学生的言行举止。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倡导合作探究等学习方式，将释放学生的手和脚作为切入点来解放学生的身体，实际上暗含着对课桌形制变革的强烈要求。通过对班级授课制课堂教学中的课桌形制及其规训功能的分析，可以隐约洞察课堂教学中的权力运作、学生命运以及课程改革的现实处境。

关键词：课桌的秘密；课桌形制；教室空间；教育意义

Abstract: The space and power of desk arrangement reveals the implied power mechanism of classroom. The classroom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ity, built by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discipline. The objects placed in classroom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pedagogy, are the embodiment of the classroom's spatiality. The classroom space's power logic mainly displays in three aspects: platform's ontological stat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sk and platform; the administrative attribute of desk. The specification of desk is the symbol of the order of teaching. Desk decides the way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determines the activities' style and scope of hands, feet and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Desk's function is alienated to force the body to study from supplementary. For a long time,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esk and body is a mirror of the curriculum reform. The liberation of body is the direction and purpose of curriculum reform. Paying attention to student's body of phenomenological sense experience is the trend of curriculum reform. The desk's space reconstruction in teaching of the group coopera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deliberative knowledge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curriculum reform. In fact, space itself is a kind of education. Students perceive,

experience and get knowledge in the space. The classroom space should not be cold. It should have the temperature in phenomenological sense. Students can have a good experience in the space. The desk is the important object in classroom and an essential tool for students in school. Different arrangement of the desk embodies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bondage of body. Different teaching organization form need the desk arrangement. The rectangular arrangement of desk and uniform arrangement of seedbed type are passed to students with a teaching order, to regulate the student's talks and behaviours. The new round of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advocates cooperative exploration and diligently using your hands to study. The release of the student's hands and feet i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o liberate the student's body. In fact, it implies a strong demand to the change of desk arrangement. To analyze desk's discipline function and arrangement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we can vaguely insight the student's fate of knowledge and realistic situation of curriculum reform.

Key words: the secret of the desk; desk arrangement; classroom space;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电视剧《虎妈猫爸》的播出，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学校教育的关注。在学业竞争的压力下，家长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把孩子送进最好的学校、班级，并且要求得到理想的座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长潜意识中对于课桌位置的重视程度，仿佛教室空间中最重要构成要素便是课桌及其位置。从课桌形制角度透视教室空间由此成为不可忽视的研究主题。当然，与一般家长仅关注课桌位置不同，本文所说的课桌形制首先是指课桌摆放形式，包括矩形、梯形、马蹄形、圆形等各种形制。它不仅指单个课桌的形制，还包括课桌组合起来的形制。同时，课桌不仅仅包括学生上课时的学习用桌，也包括教师用桌（即讲台）。近些年，已经有学者从德育、班级管理、环境心

理学、建筑学等角度对教室空间做过研究，但很少从课桌形制、学生身体等入手分析教室空间及其运作机制。具体来说，本文将通过研究课桌形制，揭示教室中的空间、权力与身体的关系，分析教学秩序的行政化和现行学校教育体制下学生的命运。

本文首先采用了文献法。文献主要有三类。一是空间理论的相关文献。对教室的空间进行微观权力分析，包括对讲台作为教室中心所体现的权力和秩序进行分析。本文主要从空间与课桌、空间与权力、空间与身体三个方面来分析学校对学生的身体和求知秩序的规训。二是微观权力的相关文献，主要涉及的是福柯（M. Foucault）关于微观权力的论述。三是身体现象学的相关文献，主要包括梅洛-庞蒂（M. Merleau-Ponty）和施密茨（H. Schmitz）的身体现象学，为本文提供理论支撑。从分析中可以看出，不同课桌的摆放形式所蕴含的空间观、权力观、身体观是不尽相同的。空间、权力、课桌这三者相互渗透，构建了教室空间。其次，本文采用了话语分析法，主要采用了福柯的微观权力运作机制的话语分析法（或者称为解构性的话语分析），以剖析隐含在教室空间中的权力关系。再次，本文还采用了观察法。观察涉及班级授课制下的课桌摆放以及一些不同的课桌摆放方式，进而分析不同的课桌摆放方式的权力渗透、对学生身体的约束程度以及与空间的关系。最后，本文还采用了访谈法。访谈主要是探寻学生和教师对于课桌及其摆放位置的真实感受，收集质性数据，为本文提供实证材料和经验基础。

一、教室的空间性

教室空间不仅仅是物理空间，更是社会意义上的空间，交织着各种复杂的关系。一般而言，只有特定班级的学生和教师才可以进入教室空间。教室的进入权宣示着师生对教室空间的占有和使用。黑板的悬挂，确定了教室的前方。教师通过黑板进行知识的传授和思想的改造。座位越靠近黑板的学生就越接近教室的前方，反之，离黑板越远

的学生则越接近教室的后方。这是教室前后方位建构的“黑板原则”。黑板与讲台，是知识的策源地，是教室空间的中心。在教室空间里，课桌的摆放通常是遵照矩形的几何学原理，教师站在讲台上，学生坐在座位上，他们相对而视，这是知识加工与传授所必备的人际空间关系。教师可以背身在黑板上书写，但学生不能随意转身去跟后面的同学说话，这既是课堂纪律，又是上课的空间法则。学生只能向前看。教师背对学生时，他们的左和右便实现了方位上的统一，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教师必须面向学生讲授，因此教师与学生的左和右是相反的。这一切前后左右的方位，都缘自课桌、黑板与讲台等器物的存在，并构成了一种基于微观权力的空间关系。因此从本质上说，空间就是权力，教室的空间性则是权力的运作过程。

（一）教室空间：学科/社会建构的产物

按一般经验，我们往往把空间看成客观的、绝对的，认为空间具有均质、恒定、不可压缩等特点，它是社会空间建立的基础（童强，2011：8）。本文论及的空间主要指现实的、实在的空间，某个场地、空地或者建筑所形成的空间，比如教室的空间。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构成了教室的主要空间。“在自然科学系统中运用物理学、几何学语言所描述的空间”是物理空间（童强，2011：94）。教室的物理空间主要是指教室的物质基础，比如教室作为建筑的一部分以及里面的硬件设施。社会空间主要指个体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随着现代技术手段的推进，教室物理空间的标准化成为教室空间的发展趋势。国家需要一种科学合理的模式来尽快培养人才，在教育方针、目的与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对所谓的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复制和推广。由此，班级授课制成为授课方式的主流。

教室空间是由物理学、教育学、建筑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共同建构的空间。物理学和几何学使教室空间变成一个具体的可测量的

空间，课桌、墙、窗、门等的尺寸都有相应的标准。学生的身体、坐姿必须服从于这些具有具体尺寸的物体。物理学主要是在制造一种限制学生身体的课桌，使身体的主观感受屈从于高效率的学习。为不同身高的人配置相同的课桌，符合大批量的工业化生产的准则。教室的建筑材料、墙面的涂料、光线的采集等，都致力于建构一个宽敞明亮的教室。白色的墙壁、多窗的设计使教室里光线充足，有利于保护学生的视力，为学习提供优越的条件。“明暗的不同特性不仅影响到空间和视觉的流动性，也影响到相关的心理空间。”（沈克宁，2010：88）宽敞明亮的教室与工厂的布局不谋而合。工厂里大面积的窗户、宽阔的走廊和巨大的工作台，都服务于工人高效率的流水线工作，以制造出符合要求的数不清的商品。

教室具有行政性，是国家意志最细末的触角，它首先不是诗意的，而是学理化的。教室意味着秩序与求知的方向。它是一个微型政治空间的单元，有一套自己的人才加工模式。在教室空间里，权力的渗透无处不在。正是通过权力与空间的协作，教室才得以诞生。“空间是统治和管理手段最重要的一环，是一种有效用的治理技术，空间被应用到政治中来，而且产生巨大的实际性的政治效果。权力实践在此仰靠的是空间，空间完全被一种检查的权力所布满。”（汪民安，2005：106）教室是一个布满微观权力的场所，在这个空间内，国家主流意识通过课本的呈现、教师的讲授得以传递给学生，在让学生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的同时也成为被规训者和权力实践的同盟者。权力弥散在教室的空间里，教室空间具有政治性。然而多数人认为：“规划的空间是客观的和‘纯净的’；它是一种科学对象，并且因此是中性的。在这种意思下，空间被认为是无辜的，或换句话说，是非政治的。”（列斐伏尔，2003a：60）这是对空间功能的一种误读。空间常常被误读为是物理性的，或者仅仅是文化性的。但空间如果与经济目的、政治指向相结合的话，它就变得不再“客观”与“纯净”了。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价值中立的空间。只要是空间，就必然具有人

类学特征并保留着人类实践的痕迹。因此，空间具有对象性，是权力与价值争夺的对象。同时，空间也具有制造与区隔身份的功能。“社会空间，被消费主义所占据，被分段，被降为同质性，被分成碎片，成为权力的活动中心。”（列斐伏尔，2003a：10）。人们被空间分配，走向不同的方向与属地，难以逾越。空间对人的分割是层级性的。空间的这种功能，在教室里同样存在，即制造学生身份的社会层级属性。空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是权力运行的结果。基于矩形几何学原理的秧田式课桌排列整齐有序，给人以一种威严和规矩感。而实际上，“按照普遍原则规划出来的城市，其单调、雷同、结构上的一致性，等等，都不会让人产生归宿感”（汪民安，2015：128）。空间，尤其是社会空间，必定具有政治性。教室空间的运作完全依附于某种权力结构的安排，它又展示、表征着这种权力的结构。教育评估的主体对学校的评定内容包括教室的各种硬件设施、师资力量、升学率等。教师是“受过教育”的人，是教室里权力的主导者，有主导教室事物的权力。教室里物件的形状、颜色、规格、摆放必须符合政治学的诉求——为培养国家的接班人服务。教育学与政治学有着同样的目的，即培养合格的人才。主流教育学研究中的教师发展研究、人才培养研究、学生主体性研究等，力图使学校教育更加科学合理、高效实用。众多的学科知识建构了教室空间，在多学科合力下，政治性的目的被弱化了，人性化的服务得以彰显，这正是空间教育的一种手段。

（二）物件的摆放及其教育学意义

教室是教师授知、学生求知的空间。教学楼在建成之后，教室的雏形得以形成。但在教学物件没有进入教室之前，教室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室，它只是教学楼中被区隔的空间，只具有建筑学的空间属性，还远没有透露出教育学的意蕴。即使教学物件被搬运进所谓的教室空间，如果被杂乱无章地搁置在那里，教室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具有

储物功能的仓库，并不具备教育人类学的特征。随着被搬进教室的物件逐渐被摆放好、被秩序化，并伴随着教师与学生的介入，教育学意义上的教室空间才逐渐成型，教学活动才可以有序地开展，并实现课程化、表格化，直至教育学化。

教室空间里的物件主要有讲台、黑板（或白板）、课桌椅、多媒体设备、电器（照明灯、音响、电风扇或空调等）、储物柜和卫生清洁用具。这些物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付”事物的，如清洁工具对付垃圾、教室后面的储物柜对付学生的书包和其他物品；第二类是“对付”学生的，比如课桌、黑板、讲台、空调；第三类是通过“对付”事物来“对付”人的，课桌则属于这一类，课桌的整体摆放形制和单个课桌的形制向学生传递着规则、纪律及其蕴含的教育理论。教室空间里物件的摆放具有教育学意义，是教室空间形成的基础。在教室空间里，讲台、黑板、课桌占据了教室的主要位置，角落则是摆放卫生清洁用具的地方。显然，教室中的物件都是为学习服务的，但是也有主次之分。比如，卫生清洁用具的摆放遵循着尽可能不占用教室空间、充分利用角落空间的原则。它的位置具有边缘性，但告诉学生必须要懂卫生、保持教室的干净。黑板则要醒目，要方便被学生看到。大面积的课桌显示出它在教室里占据了主体地位。

现代建筑的室内空间具有相似的器物布置原则，这反映了空间的权力结构及其作用方式的趋同性。黑板之于教室空间正如电视机之于家庭空间。在家庭空间里，“电视机犹如家庭中的一个枢纽，它的移动，意味着整个家具的移动，整个家庭结构的变动”（汪民安，2015：82）。电视机就是现代家庭伦理学意义上的神龛，它具有家庭空间的定位功能（就像教室里的黑板与讲台），以及意识形态的教化意义。人们看电视，是一种主动地接受教化的活动。接受电视节目思想的熏陶看似有选择性，其实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内部进行选择。而教室里黑板上的知识，由于应试教育的存在，对于学生而言，它的选择性很微弱。一个教室的焦点是黑板创造的，黑板的位置就是教室的前方。黑板和讲台是密不可分的，它们一起占据了教室的中心地位。黑